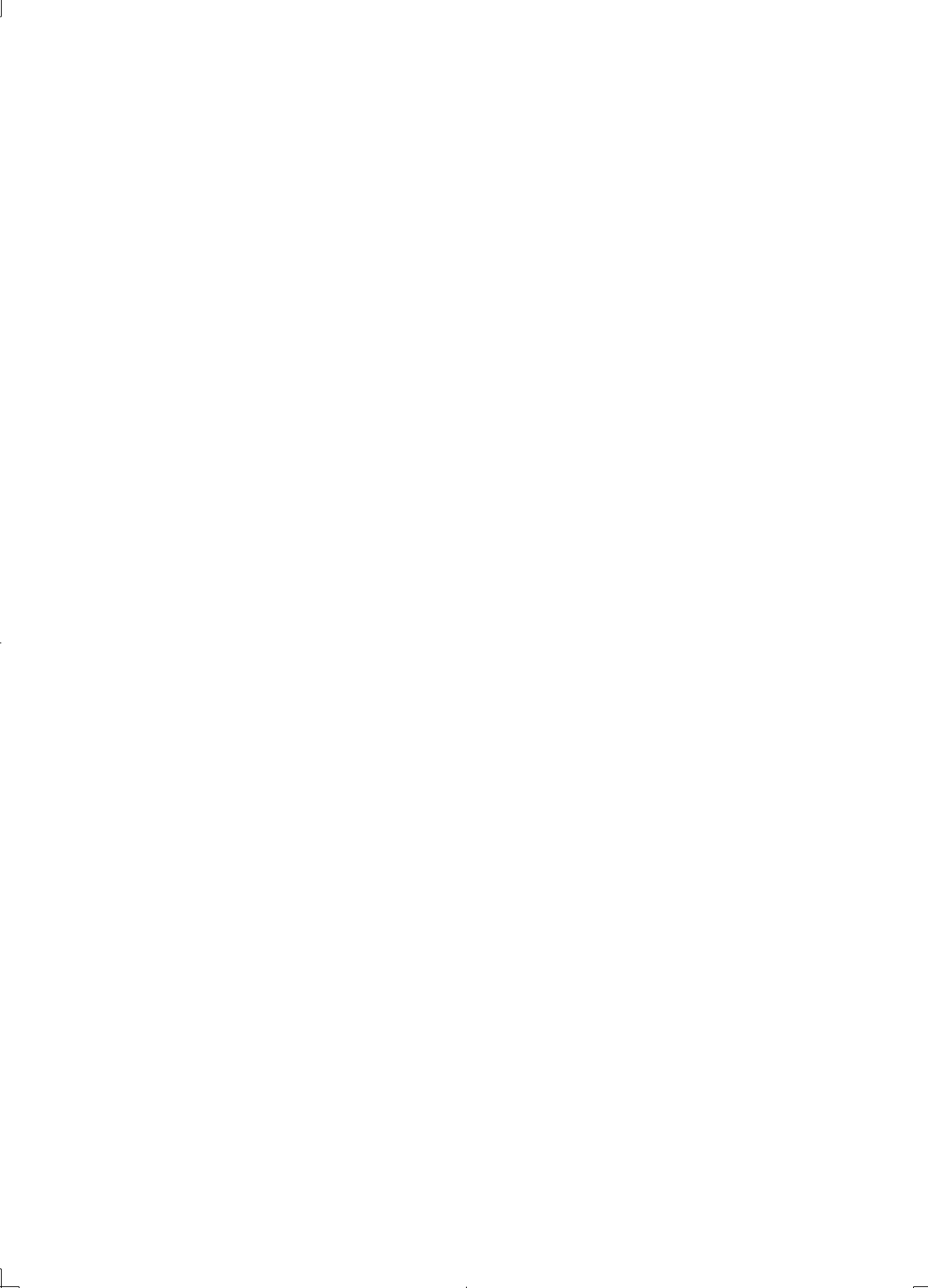


目錄

導言	vii
1. 基督徒享有安息年假嗎？	1
2. 玩耍之道	51
3. 細思飲食	81
4. 吃下此書——研讀聖經	111
5. 性與上帝之城	141
6. 關於基督徒的生活日常……	189
註釋	197



導言

在這個短小的「國度反思研究」系列 (Kingdom reflection studies) 中，我們已經在《將臨的國度》(*Imminent Domain*) 中討論過上帝的國本身；而在《我們曾見過祂的榮光》(*We Have Seen His Glory*) 裏，我們從國度觀探討敬拜；我們又在《聖經中的財富觀》(*Jesus and Money*)¹ 裏面探討了金錢與物質財富，並且在最近期的《工作：從束縛到自由》(*Work*) 中，從國度觀探討工作。可是，平常的基督徒生活的其餘部分又怎樣呢？本系列所關注的，是平常基督徒生活中的平常一週內發生的事——工作、休息、玩耍、敬拜、開銷、學習、飲食、人際交往。在寫作這個系列的過程中，我突然發現：(1) 對於某些人可能會稱為世俗生活的部分，只有極少人作過嚴謹的神學和倫理反思；(2) 對於這些基督徒每週進行的平常活動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，關注的人就更少了。

我們應否追求某種平衡，就是這些不同因素之間的某種

平衡，例如均衡的飲食？這種平衡會否因應不同的基督徒而各異？基督徒平常的生活，應否在平常的一週內涉及所有這些因素？這類關注，我們一樣極少在討論神學和聖經倫理學的巨著中看到。哦，沒錯，我們有無盡的作品討論性關係，這是由我們這個性迷戀 (sex-obsessed) 的時代所促成的；可是這些著作絕大部分都不會告訴我們，在平常的基督徒生活裏，性跟其餘的社交往來應該有怎樣的關係。我們看不見全局。更糟的是，有關這個主題的討論，乃是在沒有提及終末處境 (eschatological situation) —— 就是自從耶穌第一次來臨之後，我們身處的國度處境 (kingdom situation) —— 的情況下進行的。

難道我們真的以為，當我們忽略上帝那持續的掌權和管治、忽略祂持續的神聖介入，還有祂在世上、為了世界所成就的救恩，及其對基督徒日常生活的影響，我們仍能言說一些關乎工作、休息、玩耍、崇拜等的歷久不衰或有意義的話？我是其中一個認為不能的人。我認為，我們經常把這些討論從更廣闊的神學和倫理背景中抽離出來，但後者正是我們最該討論的。讓我們思想一段選自哥林多前書七章的經文，以此作為導引。在 29 至 31 節，保羅談論了包括婚姻在內的平常生活：

弟兄們，我對你們說：時候減少了。從此以後，那有妻子的，要像沒有妻子；哀哭的，要像不哀哭；

快樂的，要像不快樂；置買的，要像無有所得；用世物的，要像不用世物，因為這世界的樣子將要過去了。

有時候，有人會這樣巧妙地迴避這段經文：「唉！願上帝保守保羅的心。保羅相信基督肯定會在他有生之年回來，他當然會這樣說，但憑著二千年後事後孔明之優勢，我們知道他錯了。」可是，保羅在這段經文並沒有提及任何與基督將來的降臨相關的事。他所談論的，乃是終末的改變**已經啟動**，因此這世界的「樣式」(schema)正在逝去；所以，就某方面而言，時間已經縮短了。終末的巨輪已經轉動，它們已影響到基督徒的日常生活，包括各式各樣的事物，例如生死、買賣、嫁娶。

因此，保羅呼籲我們，對於工作、休息、玩耍、飲食、敬拜、人際交往、婚姻、學習、喪事等等，都要抱持一種迥然不同的觀點。他形容這種觀點的特色是抽離(detachment)——我們應該「仿似沒有」(as if not)地生活(編按：參上引經文林前七 29～31 的「像不」、「像無」)。即使是基督徒的婚姻，他也是這樣說！在保羅看來，這些**平常**的塵世活動，幾乎沒有一樣是永恆的，連婚姻也不例外(例如在羅馬書七章 1 至 5 節，保羅提到當丈夫死了，妻子就脫離了丈夫的律法)。當上帝的國臨近，工作、休息、玩耍、學習、飲食、嫁娶仍照常發生。這些活動是我們眾多任務的一部分，又是我們在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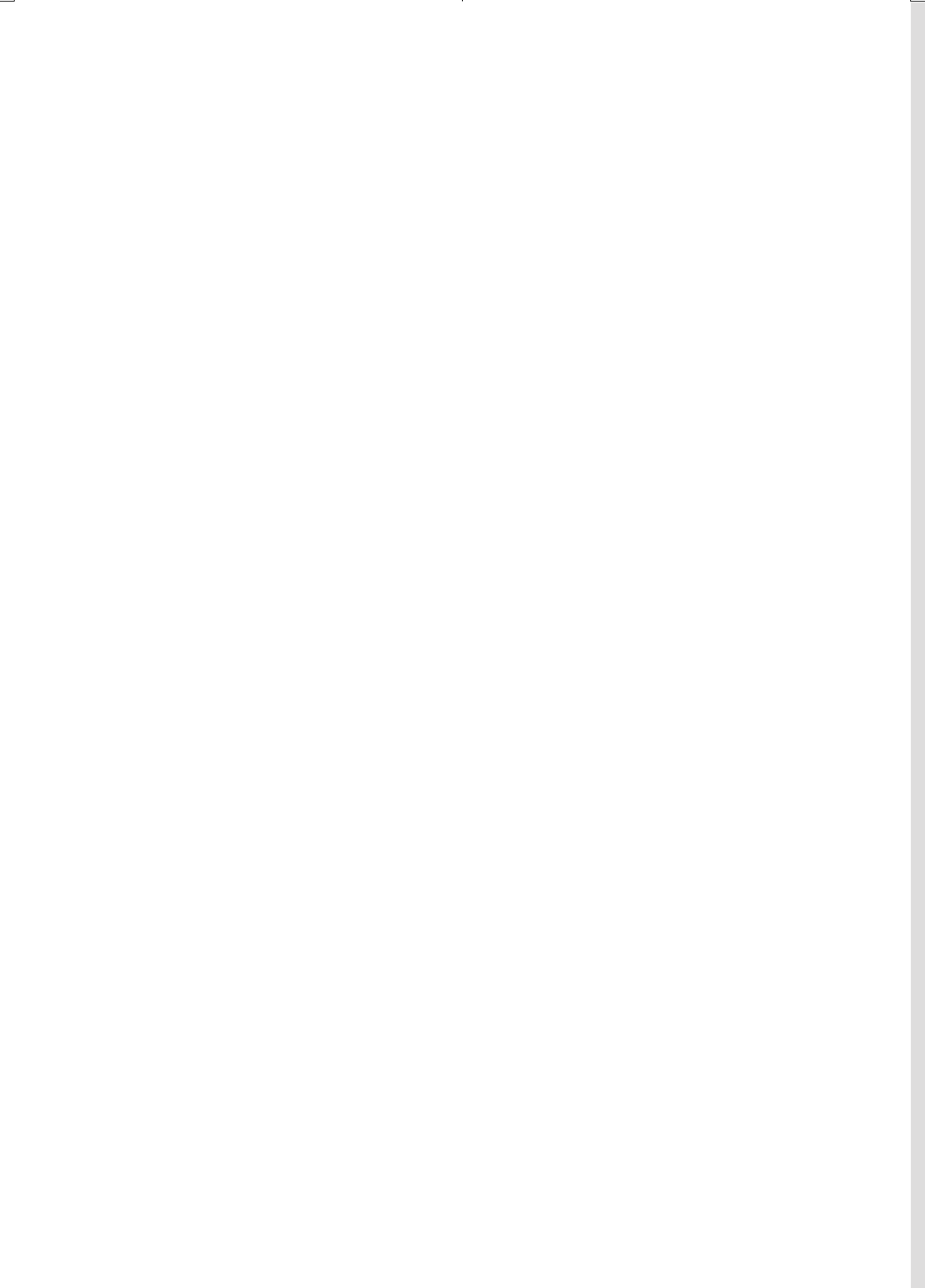
個世代、這個世界中的這一生裏，跟別人交往聯絡的方式。可是，將來的世代（the age to come）並不是這樣的。當信心成為眼見，盼望最終實現，而愛得以長存，到那時，似乎只有敬拜和人際交往仍存，那樣，我們會做我們該做的——愛上帝和愛鄰舍。正如我在這個系列中一直強調，保羅與其他新約作者所呼籲我們的，乃是要我們的生活建基於將來，即建基於上帝的國，這國度已經來臨、正在來臨、將要來臨，要讓終末式世界觀（eschatological worldview）塑造我們，使我們知道該怎樣看待、怎樣活出基督徒生命裏一切平常的活動。

現在，我承認這是個激進的觀點。坦白說，這不是絕大多數現代基督徒所持之立場。或者實際上，他們甚至不知道這是他們該持守的立場。但是，我在這個系列當中堅持，我們這些活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信徒必須持守這個觀點。教會的職責，不是美化「平常生活」的現狀，並稱之為美好。我們的職責不僅僅是聖化平凡的事物。我們的任務是跟隨保羅和其他新約作者，以非凡的觀點——國度觀——看待平凡的事物。

本書是此系列倒數第二本著作，我們打算更詳細地討論一些本系列的前期作品中只約略提過的主題。我們會先從一組觀念開始，把焦點放在休息、安息日、退休、睡眠，恢復，甚至安息年假這類事情上。這樣，本書會先從「工作一休息」的其中一面開始。讓我們先工作，如此才能夠從國度

觀來了解「休息」，因為正如我們的主說：「黑夜將到，就沒有人能做工了」（譯註：約九4）。

聖靈降臨節，二〇一一年



1

基督徒享有 安息年假嗎？

安息日……

指的是相聚，而不是分離；

是持久，而不是短暫；

是連續，而不是中斷；

是在場，而不是缺席。

童思達 (Sigve Tonstad)

為甚麼基督徒的吃喝玩樂可以改變世界？

這場辯論始於最早期的基督徒。保羅與猶太派基督徒（Judaizers；編按：又譯「猶太主義者」等）為著到底有多少摩西之約（Mosaic Covenant）的內容適用於基督的跟隨者，發生了種種爭論。全部信徒——即使他們是外邦人——都該接受割禮嗎？他們需要守猶太人的安息日嗎？有關食物的律法又如何？對保羅和希伯來書的作者而言，聖約及其約束是一攬子協議。正如保羅在加拉太書三至四章所言，假如你接受割禮，承擔了摩西之約的立約標記，那麼你便有責任遵守六百多條上帝透過摩西頒佈的誡命。對自己所引領的歸信者，保羅的基本意見乃是——不要這樣做。正如我們將會看見，事實上，保羅敦促基督徒不該拘泥於守猶太人的節期（月朔、安息日），就像他們也沒有責任要接受割禮。新約有一套新的規矩，但令人困惑的是，某些舊規矩被移植到新約中，但絕大多數都沒有，尤其是關於割禮、安息日、食物這些有著明確界定的規矩。

由於幾乎從教會存在的第一天開始，教會內便一直對是否守安息日有爭議，所以我們理應仔細地察看這件事。但我們要記住，有關安息日的討論，乃是隸屬於聖經中另一個更大的話題，此話題關乎休息、睡眠、恢復、禧年，以及一組相關的主題。在本章，我們將會跟一本近期重要的著作對話，該書——童思達（Sigve Tonstad）的《第七日失卻了的意義》（*The Lost Meaning of the Seventh Day*）——探討的正是這些問題。

對於主日是否基督徒的安息日這問題，有關辯論有時充滿了敵意，我沒有興趣參與。（我不認為新約將兩者等同。依據復活節，我認為主日是基督徒敬拜的合宜日子。）我感興趣的是，讓基督徒有一套合宜的休息神學（theology of rest），不管它是否牽涉到安息日。可是，我們卻必須參與一場辯論，就是：是否**所有**基督徒都該跟從基督復臨安息日會（Adventist）守安息日的做法？因為這種全球化的休息神學不單會導致紛爭，它也很諷刺地使人忽略了對休息神學作更宏大、更有意義的討論。

失卻與尋回——安息日和第七日

在那本精心撰寫、內容豐富、題為《第七日失卻了的意義》的著作當中，童思達的論點乃是，基督教界大部分人需要復興和恢復守第七日為安息日的做法。¹然而，他關心的不僅是損失了一天「休息日」，或是基督徒的一週之內欠缺了某個特定的禮儀模式，他關心的是神學——「假如第七日被視為一個國家或宗教的身分標記，而不是一個神學宣稱，那麼第七日的特質會受到曲解。第七日乃是上帝故事的一部分，因此我們不可能無限期地抑壓它，第七日必須重新顯現，完成上帝給它的任務，它不能永久停留在流放的階段」（頁5；引自《第七日失卻了的意義》，後同）。童思達之所以使用這樣強烈的措辭，原因是可以理解的。他是一位熱心的基督復臨安息日會信徒，這顯然與他的個人身分息息相關。